



东光患者周庆宇因喉癌做了切除手术后,成为一名不能说话的“无喉者”。“沉默”3年后,他学会了用食道发声,并帮助更多的“无喉者”重获新“声”——

# 用食道说话的人

本报记者 吴艳

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……”一首孩童朗朗上口的古诗,从63岁的无喉者老刘口中背出,还显得有些生硬。“周老师,我读得怎么样?”

“老哥,你进步挺快了!继续练习,说话会更流畅的。”视频电话的另一端,51岁的无喉者周庆宇赶紧鼓励自己的学生。

人们通常有这样的疑问:没有了喉咙,还能说话吗?

能。周庆宇用自己的经历给出了答案。

12年前,周庆宇因喉癌切除全喉后,不仅重新学会了说话,而且掌握了用食道说话的技巧。近几年,周庆宇还帮助60多名“不会说话”的喉癌患者重获新“声”。他已经把说话当成后半生的事业。他说:“同为无喉者,失去声音的痛苦,我感同身受。我希望帮他们找回的不仅是声音,还有对生活的希望。”

## 人生被按下静音键

周庆宇家在东光,年轻时从事销售工作。他能说会道,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

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他39岁那年——他被确诊患有喉癌。北京同仁医院大夫的话仿佛晴天霹雳一般炸响在周庆宇耳边:“幸好发现得早,现在进行全喉切除手术效果会比较理想。如果不做手术,可能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。”

切除全喉意味着失去声音,失去声音意味着失去和人直接沟通的能力,人和人之间没有了沟通怎么生活……可不切除,连生存下去的希望都没有。犹豫了一个月后,最终,周庆宇选择了手术。

手术后,周庆宇两天两夜没有合眼。他失去了声音,仿佛也失去了生命。

周庆宇说:“那段时间,我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,加上化疗带来的痛苦,我一度十分厌世。”

渐渐地,在家人的陪伴下,治疗接近尾声,周庆宇的心情逐渐好转,他又像手术前那样去找病友们“聊天”了。不同的是,周庆宇是带着笔和纸去的。

手术后3年的时间里,周庆宇一直用笔和纸与人交流,他的人生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,他从未想过自己还能说话。

## 二次“牙牙学语”

生活还要继续。一天,周庆宇上网浏览新闻,为再次创业寻找商机。结果商机没有找到,他却发现了一条比商机更让他激动的信息——北京同仁医院举办“无喉发声食道语培训班”。

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,周庆宇想重新开口说话的欲望一下就强烈起来。

第二天,周庆宇收拾行装去了北京。

在那里,周庆宇第一次见识到神奇的无喉发声。那也是一位实施了全喉切除术的患者,术后



周庆宇(左)教“无喉者”发声

学会了食道语,这位患者在现场用食道语朗诵了一首诗。

周庆宇下决心要学会食道语。

那一年,42岁的周庆宇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光,笨拙但执拗地开始了人生第二次“牙牙学语”。

要掌握食道发声,就必须学会用科学的方法使气体进入食管并正确排出。使气体自如地进入食管是无喉发声的第一步。

万事开头难。第一天训练,周庆宇除了吃饭、喝水、上厕所之外,整整一天的时间都耗在这件事上。他反复吸气、吐气又打嗝,好一通折腾,没有任何效果。虽然当时已是深秋,周庆宇却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。

最初训练时,周庆宇出现了严重的头晕、恶心等症状,他没有放弃。他急切地想重新说话。

当训练了一周的周庆宇终于发出“一、二”这两个不成调的声音时,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悦耳至极。

随后,周庆宇开始尝试说词语:北京、上海、广州……

周庆宇讲话的声音低沉、含混、嘶哑,不管是他说还是别人听,都有些费力。尽管如此,他还是特别高兴。

## 用食道说话

为期10天的培训结束了,周庆宇回到了东光老家。他每天都会站在镜子前练习发声,反复琢磨,怎样才能说话更流畅,语调更自然。

通过几年不间断练习,周庆宇不仅能用食道语流畅的发声,还可以进行诗朗诵、歌唱。

在一个以全国喉癌患者为主的微信群中,周庆宇的朗诵视频得到了北京无喉协会会长的称赞:“老周的发音和正常人差不多。”

近几年,周庆宇学会了使用短视频。他将自己唱歌的视频发到短视频网站上,常收到一些患者的求助信息:想学习食道语。每次,周庆宇都会耐心地帮助这



网上教学

些患者。

周庆宇从人们口中的周老板变成了周老师。他很高兴自己身份的这种转变。几年间,他先后帮助60多名无喉者摆脱了“有口不能言”的困境,重获新“声”。他们中年纪最大的72岁,最小的18岁。

现在,山东的无喉者老刘正在向周庆宇学习食道语。视频中,可以看到,年逾花甲的老刘虽然身材瘦削但精神矍铄。

他的声音有些嘶哑、低沉,语速稍慢,吐字清晰。在他说话的时候,记者能不时听到他体内发出的“咕噜咕噜”的声音以及有节奏的呼吸声。

半年前,老刘因喉癌做了全喉切除手术。出院后,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周庆宇的视频,并一直关注他。看到周庆宇在教别人学食道语后,老刘主动联系上周庆宇,要拜师学艺。

“做过全喉切除手术的患者要学会用食管发声,通常要过三关:打嗝、掌握口型和技巧、反复练习。”周庆宇介绍,作为一名无喉病人,要想完整地掌握发音技巧,顺畅地表达,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就拿打嗝来说,因为没有声带,食管发声要先吸进一口气,然后排气时震动食管来发声,光这一点就要练习很长一段时间。

在周庆宇看来,老刘很有悟性,进步也很大。

因为学生大多都是外地的,所以周庆宇大多通过视频电话的方式传授食道语发声的方法。每天上午视频教授半个小时左右,让学生自己练习。下午,周庆宇再通过视频电话验收学生的学习效果。

## 外地学生

有的学生觉得通过视频学习不直观,直接找到了周庆宇家里。

今年9月份,两位喉癌术后患者先后来到东光,找到周庆宇要学习食道语。这两位患者一位来自四川,54岁,另一位来自河南,56岁。

“两位老哥都是刚做完手术不久,就知道了有无喉发声的方法。”对于来学习食道语的病友,周庆宇都热情接待,耐心教授。他从不主动询问对方的姓名和经历,除非对方自己主动说起。在手机上,周庆宇是这样给学生备注的:四川老哥、北京小伙、西安老弟……

两位慕名而来的学生最初学习打嗝时,都十分用力,嘴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周庆宇就一遍又一遍地给他们讲解用食管

发声的技巧。

周庆宇告诉学生,可以将手放在脖子上面,用心去感受食管位置产生的震动。

“我们只是通过手术把发音器官切掉了,其他地方比如口、舌、口腔、鼻腔等都是完好的。只要通过训练,可以用其他器官代替喉咙发声。”周庆宇说。

两名学生先后掌握了发声的技巧,他们与周老师作别,回到了家乡。

两个月后,周庆宇收到了四川学生的一段视频作业。视频中,他给周庆宇唱了一首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。

周庆宇说:“作为老师,这是我最开心的事。我只能教给学生发声的方法和技巧,要真正发声还要靠他们的悟性和反复练习。”

## 重获新“声”

2021年,64岁的马先生联系上周庆宇,想学习食道语。因为家在黑龙江农村,马先生信息比较闭塞,不知道有食道语这种无喉者的说话方式。喉癌手术后,马先生“沉默”了4年,后来在医生的推荐下使用上了电子喉。

每次说话时,马先生要将电子喉紧贴在脖子前面正中位置,靠其震动代替声带发出声音。

使用电子喉最大的不便便是“少了一只手”——因为要一直举着电子喉讲话,只能用另外一只手来做其他事情。“电子喉发出的声音听上去有点特别,就像机器人讲话一样。如果不打招呼突然用电子喉说话,好多人会害怕。大家没有见过这东西,也不习惯它发出的声音。”马先生回忆曾经在菜市场买菜时的尴尬。

让周庆宇意外的是,这个学生的悟性特别高,只用了一天就能用食道发出声音了。当马先生亲耳听到自己能够再次发出声音时,他激动不已。他用还不是特别熟练的发声技巧,向一直鼓励他的周庆宇讲出了“谢谢”二字。

30岁的西安小伙张先生患了喉癌,为了治病,他将家中的房子卖了。生命保住了,但他却失去了声音,也失去了销售的工作。这样的结果,对于上有老,下有小的他来说,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

张先生的家人找到周庆宇,想让他帮助张先生学会说话。通过视频学习了半个多月,张先生慢慢地开口说话:1、2、3、a、o、e……

如今,张先生已经回归正常工作生活。他向周庆宇报喜:“我现在从事建筑行业,每天都在用食道语与其他人沟通交流。”

“其实学习食道语并不难,主要是有信心,有毅力,勤学苦练。”周庆宇说,他希望把食道语传授给更多的病友,带给更多人重新生活的信心。

(本版照片由周庆宇提供)